

the kept woman
消失的女人

(美)卡琳·斯劳特 著
(Karin Slaughter)

解村 译



消失的女人

(美)卡琳·斯劳特 著
(Karin Slaughter)

解村 译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女人 / (美) 卡琳·斯劳特著; 解村译. —青岛:
青岛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552-6125-4

I. ①消… II. ①卡… ②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35470号

Copyright © 2016 by Karin Slaughter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,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15-2017-228号

书 名	消失的女人
著 者	(美)卡琳·斯劳特
译 者	解 村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海尔路182号, 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
策划编辑	刘 坤
责任编辑	刘芑芑
封面设计	末末美书
照 排	戊戌同文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出版日期	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32开(880mm×1230mm)
印 张	15.5
字 数	310千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6125-4
定 价	58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读者

目录

序 章	…	001
星期一	…	007
一周以前	…	229
回到今天	…	367
星期二	…	381
十天后：星期六	…	465
尾 声	…	479

序
章

她人生中第一次把女儿搂在了怀里。

很多很多年以前，那个护士问她想不想抱抱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她拒绝了。她拒绝给这个女孩儿起名，拒绝在出生证明上签字。她小心翼翼地逃避所有风险，因为她一向如此。她还记得自己是怎样提着牛仔裤跑出医院的。她曾经紧绷的裤腰那时变得松松垮垮，上面还有羊水破裂后留下的湿渍。她用手攥着宽出的裤边，从后门的楼梯下来，冲出了医院。一个男孩儿正在一辆停在街角的车里等她。

在她的记忆里，似乎永远有一个男人在某处等待着她，索取着她，渴望着她，憎恶着她。十岁那年，这个男人是她妈妈的皮条客，她用嘴，只为了换一顿饱饭；十五岁，是她的养父，他喜欢动刀子；二十三岁，是一个士兵，他把她的身体当成了战场；三十四岁，一个警察让她相信这不是强奸；三十七岁，另一个警察让她相信他会永远爱她。

然而，所谓的“永远”总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长。

她摸了摸女儿的脸。跟以往不同，这一次她很温柔。

好美。

女儿的肌肤柔软、光滑。她闭着眼睛，眼睑在微微地颤动，

轻柔的呼吸吹拂着母亲的胸膛。

她小心翼翼地拨弄着女儿的头发，轻轻地掖在她的耳后。很多年以前，在那家医院里，她本就可以像这样抚平女儿皱起的额头，亲吻她每一根小小的手指和脚趾。

而现在，她看到的是女儿精心修剪过的趾甲，长长的脚趾经过多年的芭蕾训练和深夜习舞早已变形。各种各样的活动填充着她没有母亲的青春岁月。

她用手指触摸了一下女儿的嘴唇，已经十分冰冷——女孩儿流了太多的血。一把刀插在她的胸口，刀柄随着心跳的节律，时而像节拍器一样上下摆动，时而又像被卡住的秒针一样微微颤抖。

时光无法倒流。

在医院的时候，她就该抱抱她的女儿，哪怕就那一次也好。她该用她的触摸在女儿的记忆中留下些印痕，那么她的女儿现在就不会像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，从母亲的手中警惕地把手抽出来。

她们的确是陌生人。

她摇了摇头。她不该陷入回忆的深渊，纠结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。她该想想自己有多么坚强才活了下来。她的一生都行走在刀锋上，竭力地逃离那些普通人追求的东西：丈夫、孩子、家庭，乃至一段正常的人生。

逃离快乐，逃离幸福，逃离爱。

现在她才发觉，正是这一路的逃离带她来到了这间阴森的小屋，困在这片黑暗之中，让她人生中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抱住了自己的女儿——女孩儿失血过多，就要死在她的怀里。

这时候，门外传来窸窣窸窣的脚步声。从门下方的缝隙透进

来的光影可以看出，门外的地板上有两只脚。

害死她女儿的凶手？

来杀她的人？

木门摩擦着金属门框，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。原先安装门把手的位置现在只剩下一个洞，一束光从那里透进来。

她开始考虑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：她跑过马路时踢掉的高跟鞋，鞋跟是钢制的，或者那把插在女儿胸口的刀。

女孩儿还有一息尚存。她体内的刀刃抵住了致命的部位，阻滞了汹涌的血流，使得她死得缓慢而痛苦。

她用手指轻触了一下那把刀子，又缓缓把手挪开。

门“嘎吱嘎吱”地晃动起来，同时传来一阵金属摩擦声。从门把手处的洞透进来的光黯淡下来，随后完全消失了。这时，一把螺丝刀从外面伸了进来。

“咔哒，咔哒”，好像空膛的枪扳机被扣动的声音。

她护着女儿的头，轻轻地放在地板上，然后跪在地上，咬紧嘴唇，撕心裂肺的疼痛侵入她的肋骨。她肋侧的伤口已经迸裂开来，鲜血沿着身体流到了她的腿上。她的肌肉开始抽搐。

她在黑暗的房间爬行着，顾不上满地的锯末和金属碎屑扎进她的膝盖，甚至忘记了肋骨间的剧痛，任由止不住的鲜血在她爬过的地方留下一道血迹。她摸到了散落一地的钉子，然后她的手碰到了一块冰冷的圆形金属。她把它捡起来，在一片漆黑中，她靠手指的触觉判断，这就是门上掉落的那个把手。坚硬、沉重，四英寸^①长的钢轴尖利得像一个冰锥。

伴随着门闩处最后的“咔哒”一声响，那把螺丝刀掉在了地上，门被撬开了。

① 1英寸等于2.54厘米。

门外射进来的光迫使她眯起眼睛。她回想起一生中那些与人搏斗的经历。一次用枪一次用针，还有数不清多少次用拳头用嘴用牙或者用心。

门又打开了一点儿，一个枪口缓缓地伸了进来。

她攥紧了手里的门把手，让尖利的铁轴朝向外面，等待着那个人进来。

星期
一

第一章

威尔·特伦特很关心他的狗。此时有人正在给贝蒂刷牙。给一只宠物花这笔钱简直有些荒唐。可是，兽医向威尔解释，动物如果不注重口腔卫生，有可能会生很多大病。为了让小家伙珍贵的寿命延长几年，他甚至做好了卖掉房子的准备。

显然，在亚特兰大，关心宠物多过关心人的傻瓜并不止威尔一个。他扫视着排在荷兰谷动物诊所门前的长队，一条倔脾气的大丹犬堵在门口，几位猫主人无奈地对望了一眼。威尔转过身，面向街道，擦着脖子上的汗水。他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流汗，是因为担心，因为八月末的酷暑，还是因为慌张不知所措。他以前从未养过狗，从未对某种动物的生命担负过责任。他把手放在胸前，仍然能感受到把贝蒂交给兽医时，她像铃鼓一样凌乱的心跳。

他该不该回到诊所里把她接走呢？

就在他心烦意乱之际，一辆汽车尖利的鸣笛声吓了他一跳。威尔看到一道红光闪过，菲斯·米歇尔的迷你酷跑一个急转弯，掉头停在了他身旁。他正要伸手去拉车门，菲斯推开车门，探出身来。

“快点。”她的声音盖过了车内开到最大的空调发出的呜呜轰

鸣，“阿曼达已经发来两条短信，问我们究竟在哪里。”

威尔犹豫了一下，钻进这辆小车。菲斯的那辆雪佛兰公务车还在店里。现在这辆车的后座装了一个婴儿座，只给前座留下了大约三十英寸的空间，有点装不下他六尺四^①的身躯。

菲斯的电话响了一下，来了一条新短信。“阿曼达。”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她诅咒似的说出这个名字。阿曼达·瓦格纳是佐治亚州调查局的副局长。他们这位上司的急脾气众所周知。

威尔把西装外套扔到后座上，然后像一个墨西哥卷饼一样蜷缩着钻进车里。他歪着头，伸进天窗凹进去的一小块额外空间。他的小腿紧紧抵在手套箱上，膝盖几乎碰到了脸。要是出了什么交通事故，法医必须得把他的鼻子从头骨里挖出来。

“谋杀。”菲斯说。还没等威尔关上车门，她的脚就松开了刹车，“男，五十八岁。”

“很好。”威尔说。他用一种执法者才会有方式品味着一宗谋杀案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过去的七个月里，他和菲斯一直都在做着西西弗斯一样推石上山的苦役^②。菲斯被借调出去，参与亚特兰大公立学校集体舞弊丑闻的调查，他则陷在一宗广受关注的强奸案的烂摊子里。

“亚特兰大警方是在凌晨五点接到的报警电话。”菲斯带着兴奋的神情说，“一个不明身份的男人说，他在查特胡奇岸边的废弃房屋里发现一具尸体。现场有大量血迹，没有发现凶器。”她看到前方的红灯，减缓了车速，继续说：“广播里没有公布致死原因，所以死状一定很惨。”

① 1 英尺等于 30.48 厘米，6 英尺 4 英寸约为 193 厘米。

② 西西弗斯，希腊神话的人物。由于泄露了宙斯的秘密，他被打入冥界，到了冥界后告假还阳处理自己的后事，不想返回，死后被判接受推石上山的惩罚。

车里响起了一阵蜂鸣，威尔在座位上摸索着安全带：“我们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？”佐治亚调查局不能自行处理案件，必须由当地政府或警方提出请求才能出面。而亚特兰大警方几乎每周都会接到谋杀案报案，通常不会请求协助，尤其不会请求州调查局介入。

“受害者曾经是亚特兰大的警察。”菲斯帮威尔抽出安全带扣好，像照顾自己的小孩一样，“一级警探，不过已经退休了，叫戴尔·哈丁，听说过他吗？”

威尔摇了摇头：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我妈妈认识他，但我没跟他共事过。他以前负责调查商业犯罪，后来因病退休，再出现时已经做起了私人保安，是个不靠谱的家伙。”在成为威尔的搭档之前，菲斯在亚特兰大警察局工作过十五年。她的母亲和她在同一个警局工作，在副巡长的职位上退休。母女两人加在一起，几乎认识局里所有的人，“我妈说，一听到哈丁的大名就能猜得到，说不定他是惹恼了哪个皮条客，要不就是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被人狠狠揍了一顿。”

红灯刚一变成绿灯，车就猛然开动起来，威尔感觉到他的格洛克手枪戳进了肋骨。他努力调整了一下重心。尽管空调已经开到最大，他背上的汗水还是浸透了衬衫，沾在车座的靠背上。他像揭开创可贴那样把衬衫揭了下来。仪表盘上的时钟显示的时间是早上7:38。他不敢想象到了中午天气会热成什么样子。

菲斯的电话又响了。一声，两声，三声。“阿曼达！她为什么不能把话一次说完？三句话要发三条短信，还全是大写字母，真是有毛病。”菲斯抱怨道。她一只手开车，另一只手回复短信，这样既危险又违法，不过她是那种眼睛里只能看到别人违法行为的警察，“我们大概还要五分钟就到了吧？”

“看这个路况，可能要将近十分钟。”威尔伸手过去稳住方向盘，否则他们就要开到人行道上了，“你有那栋废楼的地址吗？”

菲斯翻回前面的一条短信：“地址是灯塔路 3-80。”

威尔的下巴剧烈地抽动了一下，脖子疼得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：“那是马库斯·里皮的夜总会。”

菲斯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没开玩笑吧？”

威尔摇了摇头，关于马库斯·里皮他可没有什么玩笑好开。他是一个篮球明星，被指控下药迷奸女大学生。过去的七个月里，威尔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对付这个恶棍，可是里皮有大把的钱雇佣各路律师、专家和公关确保他可以免于判刑。

菲斯问：“里皮被指控强奸之后不到两周，一个前任警察死在他的俱乐部里，这两件事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”

“等我们到那里之后，相信他的律师团会拿出一个像模像样的解释。”

“真是致命。”菲斯把手机扔到杯架上，用两只手握着方向盘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感觉这件事有些棘手。戴尔·哈丁当过警察，不过是个坏警察。一般来说，在大城市里，谋杀案的受害者很少是什么阳光正派的公民。虽然不能说死者罪有应得，但是他们确实常常卷入各种麻烦事之中，比如得罪了皮条客，或者欠了一屁股赌债，他们最终被杀就好像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然而这宗案子牵涉到马库斯·里皮，一切就不同了。

早上的交通状况堵得好像一锅粥，菲斯不由得减缓了车速：“我知道你不想提你那个烂尾的案子，但现在我需要你给我讲讲。”

威尔仍然不愿意谈起那个案子。在犯案的足足五个小时中，里皮不停地殴打受害的那个女孩儿，几次扼住她的脖子使她陷入